回憶錄

(二)



余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在廬山追記廿年舊事，爲回憶錄一冊，所紀皆個人經歷，並及家庭事，至民國十年余卅二歲時爲止，今忽忽且五年矣。諸兒女屢請續紀卅三歲以後事，而公務殷繁，卒鮮暇晷，未遑執筆也。今年六月，養痾於老鷹岩，事簡多暇，乃就所記憶者分年追述之，至二十八年終爲止，爲回憶錄第二冊，余五十歲以前之事蹟，畧具於斯，然時日久遠，追憶爲難，或有年月錯誤之處，尚待異日補正耳。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畏壘識

仍在商報館任事　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余與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實內容改良紙面為事。余每週撰評論五六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則用大事述評，公展主持之）。自以學識謭陋，深自韜匿，社外宴會，不甚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係何人主持者。乃嘗業直指以時事與中華新報反覆辨難者約旬日，彼報主筆張一葦（季鸞）君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特親詢問，始知余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訪談，自此遂訂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結束　中易公司內容早已空虛，不能發支，承邦義憤得疾以死，協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孫君亦束手無計，會滬證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牽動，遂停止營業，宣告清算，開股東大會日，李雨書君主席，眾議紛紜，秩序甚亂，幾不得下台，幸甬籍周仰

多人主席上發言贊助黃子會，始獲此議。是日咸君同孫震曦不可名狀，余為全場紀錄事
史浩滿尚同，於股東未散會前，即草[redacted]成決議案，由主席宣讀入紀錄後，議決，由股東代表六人洪雁賓、馬崔等
共同簽署[redacted]議送去廷。故余自即日脫離，自謂從此宜不復再入商界也。（與余所認購之中南股票二百數十股，則已成為廢紙矣。）
自去年八來，所謂「信託」事業，蜂起，有如瘋狂，至本年乃均年累倒閉。余家兩民新銀行入
股者[redacted]多，計李府七千五百元，仲府五千元（現金不敷，有半數[redacted]以抵押借款充之）[redacted]至去民新亦被牽累停
業，而余個人所餘之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統計結果，重府卻損失現金五千元，
[redacted]兩家實際虧負[redacted]達一万七八千金[redacted]余個人僅僅微於破產，而欠人之數尚五[redacted]八千金甚（以市場助，宜由余負其責，）乃得友好無一錢
貸（每十金每年繳一金）得五千金，[redacted]出售仲府東二六年之四屋の千畝，得二千[redacted]六百金，始獲清償。所言原期
稍獲盈利，以為計弟及子女教育婚嫁之資，乃不許商業，獲此結果，與仲府南昌田屋百畝，大都子為吾
保全，此心亦無所憾哉。[redacted]獨念先君遺質，託付吾人，將計弟妹無以交代耳。

中華公司經書處，後入商務印書館函通科任事，科長為百俞，副科長張叔良，余所任者為第二股股長，司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國十二年　癸亥　三十四歲　一九二三

仍在商務館任事。湯節之君以營業精閑，經濟破產，乃將商報讓渡於新公司（以中南通商銀行為後盾），李徵五先生以經理，徐朗西任協理（僅擬名義），編輯部中無更動，後以本年新聞編輯陳仲華辭職，改聘朱宗良君繼任。自本年起，商報[redacted]編[redacted]評改用署名制。[redacted]余等原是不署名者，認報為社會個人，而文字[redacted]代表[redacted]報館之言志，故採用外國新制（此於當時中國報界為創見），外間不察，反謂商報為自撰之社評，乃決定更改以從俗為。余署名畏壘（當日報上），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　四史積習生

六月，辭商報、印書館、函授事，改就修能學社、暨南國文教員，月薪九十元（此款充社中所用之照顧諸友特需之款用，而商報所入，則以還債及補貼支用（修薪）費也）。修能學社為秦潤卿、吳所創辦，馮君木師任社長，錢太希、朱宗父、沙孟海皆為教員，余每日下午（去往）往課四小時。」

是年曾與此行婚選，商報明揭反對之幟，國人善者不[redacted]之，力持正論，甚為社會所重視。

民國十三年 甲子 卅五歲 一九二四

仍任商報編輯事 商報出版已滿三年，社會上漸有聲譽，余亦益磨自愛，公展、愛生、洪君皆奉疑酬薪，而無以利社為去猜嫌，同人相處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積極，在從平街中為僅見。余是時撰社論漸覺較熟，自信心亦加強，於政治外，漸論及文化、社會及工商諸問題（國際時事），讀者常有投書鼓勵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對商報[redacted]尤嚴獲信重，每值新年增刊，一經吾出徵文，無不應者，蓋信報社出者為多殷也。

民國十四年　乙丑　卅六歲　一九二五

正月七妹逝世　七妹體本強健，無量氏爲大族，（中表以狂慧視不改，袒刻繁重，）婦因此成抑鬱，去年得瘵疾，（秋（出）（?）傳染於院，醫治罔效，）又不善適，年二十八歲耳。

六月通商銀行經理傅筱菴先生爲上海貴君來約余入銀行相助，以貴君業商，而通曉有識，書讀書文字，[redacted]謂傅君宜有一明曉古代古籍之人以爲助，[redacted]（西廬見訪，[illegible]）勸余爲盛動，爾於君本師及其舊西席其，聘以六月赴行就職，入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七十兩。與賀案唐（先生）咸本同寓，以處惠君[redacted]

閨閣中之君子也，既無獨立，銀行甚茂，與余相處，有如昆季焉。

是年齊盧戰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滬上，匝月始歸。商報以反曹闕休，被衡而抑奠，

無盧永祥[redacted]軍卒不振，孫傳芳入浙後，商報又一異反孫，在報館之場上與在粵之中國國民黨之

共出一轍焉。　七月二十三日五（陸曆）史穆耀生。時余方以本埠新聞欄評論（湘版）記者受審於會審

公廨，與受傳之黃辛以見成律師之辯護，罰金了事，同案者，新申報及民國日報。

仍任商報館事　繼續担任通商銀行職務，每日十時到行辦公，下午五時退，即至報館蒐集材料，或常歸爲晚飯，而夜十二時至二時始歸，此兒女輩之應為，今猶能之，余亦甚勤。

國聞週報社胡政之君來函，約余每週撰時評一則，月致薪金五拾元。聞聲相慕，[redacted]感[redacted]也。

是年曹錕被逐，段氏入京執政，北京政局有所觀看之處，商報以吾張去曹之為貴歟，

國人均感興奮，對於政府之措施，時之著論，[redacted]以國民之興評論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於北平，商報著論哀悼，時未能獻有論評，惟論中山先生精神平於西

陳炯明當覺時死去，今不進則猶無去而已，余與日著精神論，紀中山遺教之冊以闡之。

九月爲五弟成婚，以私寓樓下前廂爲新夫婦[redacted]居，後兩月五弟則賃屋虹口以居。

五卅慘案，工部局警捕殺日本紗廠工人[redacted]，學生工人多人，全國工[redacted]學

界均憤起，罷市罷工風潮日益擴大，商報每日撰論，指導民衆行動，與督政府函請，

首先為張嗇庵小弱錄，伴蕭夫人不料国殺，從事于商中之屬公超光及徐澤西第一次在拒

絕掺雜時價金，許欽樹等促使受困由不致遽告變，蒐籌七万五千元之專款，盖是整個五卅運

動中，余與公展每日往視來慰商展，問以起居狀況訪問消息，而接出之文，試代把握問題

中心，而所有論調明確且其在中當即影響云。

自是年起中國共產黨人，直逼上商報，乃藉商報同刊十年的難商報社論和評論之，其時

有陳步公子，掺出於商報，對余等共事之蓋殺批之然具。羅余與公展堅持中國由須以及階級

融合之力量，代替國而爭四主權，余民革命之口號，輕如解脫，大之能與余等聯可以

引讀者，乃於舊黨合國而余等為小資產階級之意識甚濃言論不能廣施云。

民國十五年 丙寅 卅七歲 一九二六

仍在商報館及通商銀行而兼任事

一月一日商報出版滿五周年，發行紀念特刊，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來之回顧與苦膽」一文，是時商報本外埠銷數當約一萬二千份，與上海之讀者尤多。 報館經濟始終困難，欠薪常二個月以上，有時紙張亦不繼，窮困異常，與社中上下振為團結[redacted]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余與黃壽郵基君至世界，找出廣工頭余君亦熟其分素某者捨之（湊集現款）以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袁樹五君辭經理，方椒伯、馬崖聲、而君未任經協理，方天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為君更調陳潘君更生，不樂引去，分居亦漸不安，余苦心調劑之，然終覺業運漸趨險矣。

此處乃十三年十月事，年來傳真。

[redacted]聞邵力子先生謂余日廣州商團叛亂，對上海報界宴會談時革命局勢，並請蔣介石總司令把蔣之小影贈余，謂蔣介石對君極為尊重也。

八月八日（陰曆七月初五）六兒禎祺生 十日起余忽覺患寒熱，熱度漸高，延醫診治，斷為傷寒，有時譫語不絕，危險萬甚，纏至三星期，西醫趙詞護（辛苦備至）而君助，熱度始退，然病後之虛甚，臥床休養兩月，始恢復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商報最多事時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獨支全局已甚辛苦，今此假算支武漢。商報以大字標題紀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謝蘅牕諸君要設君之警惕，謂如此載何以開罪吳子玉，言於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謂布雷溫和謹慎，所主持之方針必不謬，且彼在病中，潘君亦如何可不可知，乃[redacted]邀請伯光君任商報編輯書之論，與新聞，公展怫然不悅，余病中聞之，乃言一切余可負責，即致派人謂余病愈而商，此所任何人入編輯部，必有[redacted]吾無[redacted]益設意解職，余不得已也。董事會乃不復干涉，然公展之勢力，為同業所[redacted]欽重，中報[redacted]史君遂乘間延攬，及余銷假，公展即翩然去職，改入申報任事焉。

病中不五分鐘著指寫賣[redacted]達之留存信回。深覺除於親友外，余遂無千之四點之

十月至十一月，在商報勉支殘局，委聞中拙君仲持主編，商業由馮君柳堂主持，然而潘君光州引去，余[redacted]若以一足承余缺，[redacted]拙今念貴，備之不少，是時有一事足使余感奮者，則董世虎君在此案聞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藥餌資，且述相念之深，董君年僅二十五歲，曾與余相見，且試問病上在人回，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

寥寥不多得。與[redacted]詩論畫，文字親復者，直北牌額書撤，去而懋陳畏壘云，傳存書其本為余述之以為

榮。余自以文字所解，至為不[redacted]治一業，至此不及樞當徹[redacted]指生，而蒙君[redacted]指重之，[redacted]地。

是年春暖，乘新館休假之便，約陳君、公展、同游、南昌。此伐軍克服卽境後，欲中友人屬

有贈語，邀余及公展以記者資格，前往視察，[redacted]詣黨中諸先進，某君並任述蔣公所

余等相見之意。余以此伐軍行將遠長江下游，甫數[redacted]場[redacted]未，支持國民革命，而黃了

全體人与孫蘭延關係太深，此不能相容，遂決意西行一遊，藉解處境之困。遂与公展攜侍人

主三同搭江輪赴贛。此行第一日，往謁侍從蔣氏，猶說林為[redacted]水，公如與領命而往，傳其謁見蔣

總諱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行，諸賜余以言，余論局勢變化之劇，君宜謹守甫當本位，[redacted]慕

虞君叔衡，方趕赴軍閥官僚，將大局之觀察，一以虞治卿先生之言為準，則必可見於蔣氏，傳君諾諾而未能全

點余之勸告也。

民國十六年　丁卯　卅八歲　一九二七

陈、屈、戴、陈、林、南昌，阅三日往谒静江先生。翌日蒋公自北京归，偕公展往见，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此机会外人如何观测，谈革命方略，有所指陈。其二日，蒋公要约谈，坚劝余及公展入党。余答以党的政策与主张之未尽明[redacted]庭，请先[redacted]详释，蒋公一一[redacted]解答之，余等请俟考虑时间。蒋公谓「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redacted]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共同民族国家人生大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二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蒋公及陈果夫为[redacted]介绍人，公展亦同时加入焉。公展以续自修先归，余以蒋公坚留，且遂入总部西花[redacted]厅居住，尝与张[redacted]总秀诚先生等许居，而对门则黄膺白先生之宅也。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其南昌为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者也。当南昌所见重要人物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得晤谈。蒋公询余此后之志愿，余以仍愿作记者对，蒋公韪之。

三月，自南昌赴滬（附傳記同行）住旬日，即赴於羅麗，則上海已為此後革命之處矣。

時事新報及商報均聘余任主筆，兄與吾直任，余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自此後發行，乃皆兩卻之。

四月，以鄧元中（君毅）張靜江先生之意，被任為浙省府秘書長，赴杭就事，為時甚短，以馬（當時書記）專權，不足

其所為，乃為富家人物，致余往助宣傳事業，遂於五月下旬辭職赴京。

到京後，任中央宣傳部長，主持秘書處，處長為胡漢民、丁惟汾、陳果夫三君，余時甚熟悉，任此

職於我不勝任，數月之間，去意業已決，入公務生活，黃國權與伯[illegible]，不[illegible]

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以黨之意見形成基礎，殊未能國家[illegible]

多報，常見悉之不樂。八月[illegible]

賢以促成團結，十三日蔣公及胡之老　卒而避難都下，余於二十八日離京返里，以住無錫為多焉。

十月，仍由鄉返上海，以舊日朋友之[illegible]，得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百元

拾金。所寫之論文，以說明黨的歷史與黨政制度者爲多，間亦對左派的謬論有所指正焉。

冬，蔣公漫遊日本，事先曾屬張岳軍詢余能同行否，經知余[redacted]不諳日語而罷。

民國十七年　戊辰　卅九歲　一九二八

一月，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復職，重整軍備，繼續北伐，余亦被約同行入京。既抵京，寓鐵湯池蔣百器君旬日，繼又遷居總部之西花廳，曾文正公舊所居之庭也。蔣公有命余任總部秘書長，志婉言　夫始詢，余堅辭之，立夫爲余進言曰：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蔣公遂聽斯議，其時任辦公廳主任者，則吳思豫君也。居西花廳時，蔣公嘗暇時談革命著述，對余多所啟迪。一日問余：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余謹答之：余之初願，只以新聞事業爲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爲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而於公之助，此機關重職，則非所願也。蔣公笑謂：何能以君爲[redacted]私人之秘書。已而中央日報社長潘宜

之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以中央党报者影响殊大，任编辑部事成绩未佳，何可以

余代之，遂亦坚辞焉。留居两月辞归，临别偏许，仍请蒋公助成余办报之志愿，蒋公许之。回沪以

此项与时事新报（京）讨论合作之约，电告蒋公以所行办法，得蒋许可，遂以时事新报不倚党系主持，撰写报之社论。

在沪创办戊辰通信社，使商报旧人员有安插，且非余志所存，盖（新闻）通信社亦继也。

与戴季陶、邵力子同佛教界太虚之联，办新生命月刊，后由佛学会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复，随蒋公由南京往北平，力子、季陶、天放诸人同行，途中起草辞经国令之文，到北

平后为西山碧云寺为蒋公撰拟祭告总理文，仍留旬日而归。是年冬返里度岁。

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四十岁　一九二九

仍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余在时事新报，旧门墨为报者，盖尽属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形（须说明尚未入党其时的对革命）

无信仰，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策，总意拥护（为适应政府周者意而对本党异志同事）（昧之真实情况），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

利用國清君之術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余在社年餘，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統一國為主，竭盡其才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與當局相對之勇敢，然中央社則以為如此負責，主統一國民思想上頗為有效也。（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向攔擋，殘殺我官吏、殘殺我民眾，宇內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從思此詳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特發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論，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地因此得全國澈底團結。其時有民眾日報者，以利害作用，大唱急戰之論，而時事新報稍亦甚烈，與其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組安以密令滬上查封是項民報，乃與余所揭櫫者合符[redacted]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確，相率共鳴，蓋在是以大量未能深入社會之黨國報紙，是否能成……國民方面，而從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滬市黨部代表資格，參加[redacted]（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事

先。余曾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以绝倖竞之风，而保持党的纯粹性也。此议因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及选举揭晓，又复上书胡谭诸公及蒋总司令力辞，但以党中向例，既被选者，不得请辞，卒未获许可。余以主张不遂，且深羞党中此次颇以争夺地位而多事，故对于当选，[redacted]滋以为戚焉。闻累之人，尤当为决早书

（此因潘公展同志述四川实况，君当以为然。）

七月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编辑，则托程沧波君代之。此次北上，乃视察北方党务，与阎张（学良）等商军政要计，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蒋总司令调余与周君佛海（时任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同行，在平约留二旬，起草讲词及谈话等若干篇，且遍游平郊名胜，觉此行甚有意义。及返南京，即闻张静江先生提议以余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盖大学区制取消，蒋梦麟君调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须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厅，静老属於推荐人选，诸公均主以余任之）。余

不能靜靜且離去新聞界久于其業，自信（以為過去之成就，若能保持）可為本黨增加些宣傳力量，藉以徒政功

效（必達）遇之。新聞會之外，[redacted]（即向）蔣公（表示不就，蔣公並允余去，離京乃）[redacted]向中央政治會議兩次辭，（無）切不

蒙許可，遂歸隱上海，稍後再請辭焉。

是年五月七日（舊曆三月廿八）楊崇生

是年為蔣公撰文字甚多，「革命與不革命」、「三民主義代表着成功」、「今日本黨我們重要問題」，以及其平時對新聞界演講「最近之記者團」與「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余歸隱之日，雖甚堅，然終於担任者，則以付

事新報[redacted]（主者）吳（謂）余必以入仕為榮，張君竹平（總經理）見余，即以升遷相賀，余頗疑其借（意在）

此使余離社以保持報人所謂「中立性」，[redacted]の不欲再作時事新報事，此為一因，而

其主要原因，則靜江主席以瘧疾之身，兩次遣余屬廬相訪（謂君性情溫和，且待人忠厚，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調和黨政之間，為案牘計亦不可辭，言之）[redacted]（去極懇）（五四）

懇，感於氣誼，不忍過拂其意，遂向報館辭職，強為嘗試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以省教育會舊址為教育廳。任鄭曉滄、孫寶鍔、林華如為秘

書，姚頌五第一科長，羅迪先第二科長，趙步霞為第三科長，黃叔通第四科長，並任命督學四人，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黨派融合各類之意見。對於省立各校，則暫仍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風為非其主科所及也。（五得半年仍付此以為高校同學時勢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百生、黃子韜、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故仍偏順以為異。）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賃湖濱廣興巷新住。　年終回里一行，並嫁次妹培鋒，祝余四十初度，思所寄以為念。

民國十九年　庚午　四十二歲　一九三〇

仍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　余於教育行政，未感如何興趣，入手之處，[redacted]期於安定中謀進步，[redacted]，故對內似偏於無為主義，僅集社會教育方面創立一民眾教育實驗學校而已。其於省政方面，調協各方，疏通隔閡，並力陳人民意見與社會利病於靜江主席、財政當局

盡心力，吾叔謂余生有肩負之職責上可以勇於負責，而對財會厭之專職則未免過於清極，[redacted]，余亦自知其不諳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舉行於杭州，撰大會宣言，率閱以為首篇錄屬之文告。

靜、廬、於小蓮莊，劉翰怡先生之別墅也。頗有庭園花木之勝。

以省費考選留美學生二人，分習應用化學、礦冶、土木工程、電機、機械、[redacted]及水利諸科。

是秋之間以西北軍閥抗命，聞馮玉祥兵，方擬海陸戒嚴，蔣總司令督師抑河，辛方傳芳，方子傳海相持於對峙中，紀胄其不甚至飲水不繼，步五六日不得浣，其苦可知。及九月間克鄭州，方子先生已廢基，即以於蔣公命余即日往參錄，余既抵鄭州，而開封亦下，翌年十年校識，戰役遂告結束，余僅奉命撰擬文告一二篇，

代擬告中央各同志書，及本校畢業生致于業。

遂未遑留京小住，後隨蔣公往居廬山約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奉命偕葉琢堂先生勸靜江先生就浙省政務，專任

建议某全案，吴稚老力赞之(静江亦无异议)，乃完满解决。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组命下，张静江先生为主席，各厅略有更动，余仍留任，然静江先生遇之未若前年，余亦奔走京沪间，不常至杭州矣。

十一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召)，即赴京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谒，见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以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谓之曰吉祥(胡同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各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梦麟排挤([illegible])，攻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

居常已反对粤帮序学者为粤同乡人，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此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来川任以事，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亦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redacted]公正之人物也。蒋公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故由吕秘书长遂孙邀到京相商云。余既至京，适闻国务会议，而蒋公在牯岭，余乃走谒戴季陶院长，始悉国府已内定余为常务次长云。念教育行政，非所素习，而此职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棘手而繁难，不知何以副蒋公之望乎。

到京之第三日，拟谒蒋公牯岭未果，遂邀余友立夫随秋石往庐山一谈，乃与立夫自京乘新飞机前往，此为余第一次乘飞机。既至牯岭，蒋公促余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青年导教于无事智识之途，毋由而堕入派别之见，致之

不可拂李敘傳之志，亦不可一味順從李府之意見，宜以大公無私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既得熟習賢員，至於財府所有秘書所行要務各部皆有（之整肅其風）之職業，則須擇得為整理其事之，不以人事關係而有所遷就也。

四校州府，結束既終，遂留於權下稻田生（社生）入財部相助，既事後於財廳長張道藩君即往接收，會即無之赴京。

年（十二月）除接財部、部長、接收事宜，當時次長則為四先生 [redacted] 時為常務次長兼經農（成為移交由四劃，部中）君乃楚材俩審，接收之際，同時趙棣庭君相助之力為多，趙君，秘部原任之老手也。

其所指次長李潤章君原是本身于績，凡以五部長名義者為之郵電，均由李君之全盤負責，當無甚從頭輕者詳審，因蔣宗時到部也，潤章篤實長厚，初相遇猶不相知，經過時序演進，始覺共白無他，因乃書生本色，遂成相得焉。

至京供事，寓中央飯店，開一室四層，未携眷屬同往，所居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僅前加一書桌而已。友人過者，常笑余為真能以書為傳舍者，余非有所矯飾，實以性不適於從政，常思有機會棄代而去，故令家人居滬，以免遷徙之煩。此雖僻性，亦合情理，然常為部中所笑。[redacted]封職務方面，則亦有所躭急，即星期例日，亦不常回滬寓，一歲中僅歸省六七次而已。

主計部本務任內，以處理若網及調整各方面與事務：（一）整頓各館處員待各省市附中，並參酌各國辦法，停止某某之命令（以本院令府協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處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北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校務並之暫時，（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國公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此

平方要其職（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至於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中學及普及小學教育與師範教育為主，獨對於社會教育部分，余主張質量並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公有社教經費，以李司長信任雲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態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從遷入城內黃龍巷暫住，此事頗引起政潮，京外人士尤多藉為口實，余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更有感於十七八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蓋視政治生活為畏途，故欲請辭，蔣公引退焉。

六月舉行中央全體會議，蔣公親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中央決議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而任命余為政務次長，錢乙藜昌照為常務次長。余後被推任為中央委員、

侍、部、部、部長，其部長則劉蘆隱任之，而另以副部長則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德國友人來電云、元、結、叔、以腸疾、殁於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異域，聞訊悼痛，幾於昏絕，四弟方任教於中央大學史學系，得電後趣之奔喪，以出就葬，四弟聞而大慟，以道遠不能歸骨，乃留託邵鶴亭君與王君等為葬於巴黎，此余平生一大憾事，亦平生一最大傷心事也。

是年夏長江大水為災，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間擬為洪弟分析田宅，既定期與史弟同歸，且將備一切矣，瀋陽事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攻北大營，瀋、陽、淪、陷。蔣主席聞訊後即起程回京，事起北平，全國民為激昂，社會舉皆惶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滿中央者，藉機鼓擾者，復推波助瀾，以長對擊政府之氣焰，蔣主席忍辱負重，卒之被迫回故鄉以避嫌，乃仍與外國交涉，斡〻

社团决之公论，一面则历年来此方面，节节抵抗，且于此年将过往成就逐步加强，遂致传播，日军铁骑出没之地日广，东北相继被佔，而外交难主行此，能熟矣。

沪战事变起后，中央宣传部事务移交重要，部长刘芦隐久不来京，余与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负责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常务次长，而兼代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切与天放协商而行，更就对国外宣传多负责任，而余则对于宣传方针之厘定，与国内宣传之指导多负责任，两人分工合作，至为和洽。其佐理者为秘书方希孔、朱云光两同志，亦尝先之尽力尤多。

中枢议于此时特设外交委员会，戴季陶、宋子文两君分任正副委员长，余亦被指定为委员会之一。每日必出席会，外交部部长次长均列席，对各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当场决定应付办法，由外交部执行之。有关须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属余，故每日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会毕则

猶在教育部辦公一段時，而午後則須至中央黨部，即晚間亦往往在中央黨部辦公，每至

夜十一時始歸寓。 當國難未發生時，學生請願者不絕，大批集合於中央黨

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有首不遑之情形，中間有偏激者，欲以政府為對象。惟蔣主

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態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手段，故兩三月間，由各省

來京者無慮五六萬人，而竟未發生一次衝突，其行動越軌者，亦只以善意往事勸戒

彈壓之而已。所謂粵方委員之在滬上者，則秘遣代表，從中煽惑無間以入也。此時期

中余在職務上偏重於宣傳方面，間亦奉蔣主席命出理外交文件之擬稿。每日工作

常在十六時以上，所賴與贊助者，則有教育次長段錫朋代部長，平日與君翊，教育

部要地常在國府中央黨部秘書長辦事手續辦了。

國聯行動遲緩，其意尤未能一致，日寇益為囂張，反政府分子之結合破壞亦愈烈，中央

蔡張(溥泉)及陳真如專力主持和平，粵會請團結，蔣、汪、胡亦以內部不統一、無以對外，(決定)無異議，請胡汪孫以及粵系各員，共同來京開會，然後辭職，副(於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後粵方選出之中委後)據胡曾勸蔣公先有辭職表示，故先來京，因於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辭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併辭去，常會接受辭呈，選任林森代理主席，陳真如代行政院長，而十七日孫委員科乃率粵方諸委共同來京，然胡汪二人仍無意未來，僅陳璧君先來耳。

余是年在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或作記者，或抄書自給，故寄居旅舍，不覓賃屋，及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期近，乃覺中央政居不可久住，另外應酬請託將不堪其擾，乃暫賃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蔣主席辭職，乃決心共同引退，適我的願，不料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後，發表余爲四川教育廳長之任，兩次固辭，均不獲請，甚爲懊恨。及第四屆(第四屆)一

次（吳）全會勝閉，被推為全會四秘書之一（秘書長吳鐵城，秘書者曾仲鳴、梁寒操、程天放與余也）。方知余所以四選，乃於全會秘書處會議中，黨見畛域界限劃出森嚴，吳君甚至提議文書組事秘書長與畛域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甚）。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夜謁陳蔣公，即夕束裝，留書鐵城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悄然遠遁矣。計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總部事，以離京之日，適滿一年，可謂巧合。先是陰曆五月間，大哥至京任國府參事，某日約同君海先生啜茗於雞鳴寺，余偶求得籖，書籖問何日可辭官歸里，籖語有「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盈箱滿載歸」之句，籖解者有「官非宜解」之語，余見閱籖解，嗟無若表意於「官不宜解」，則無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豈非即適如所願乎。今身其然，得之矣。所謂「滿載歸」者，殆即經滿一載乃許歸耳。自是常為友人言之，如周佛海、志希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

自京歸滬以後，快如重負獲釋，每日對妻孥閱讀或市上食點飲或出游，志皆閒適

此年主席[redacted]已允赴任，屬催余行杭縣事，那君子之雅興不淺耳。

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 四十三歲 一九三二

一月，赴浙，擔任，杭育廠長（屬萬嶽路學廬），吾表錢均夫先生及蔡叔厚兩生為相重，（兩生以哲學詞翰書室服務）陸步青、羅迪先、張任天、李子韜為第一二三四科科長。

蔣公來杭居住約一週，汪亦來杭相會，於蔣公庭邸見汪先生，汪為余言過去政見談話甚快融懇，友人謂彼之對人往往如此，此人多不信其有真誠也。蔣則甚親切，有食談大學之中，時人來請願，言在嚴請示出督率國軍與日作戰，蔣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接見，囑余及許紹棣君勸止之，諸生乃歸去。

一月下旬，市區服務之政治經，回滬稍作休息，此滬上戰事屢作挑釁姿勢，特將機

閩人領袖無理取鬧，要求取銷排日運動，解散排日團體，其志甚惡（今思滬杭車中頭，遂於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滬，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戰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賴余婦獨承其責，滬杭電訊遲滯，久之始通，復知婦已避於合眾公司樓上，於陰曆年底婦甫返里，中間曾傳皋皓兩失其蹤，至杭詢之，為之焦急不置。

二月間因罹瘧一視家人，乃出決心裝農再過慈谿，蓋滬戰仍繼續進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日，南京政權動搖，行政院長孫科辭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蔣以既發表獨立外交之論文（即元沖執筆稿，而余亦會潤色之）後不見中樞擾攘無主，乃與汪相約入京共同負責，既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以此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並督第十九路軍與第五軍（以其久而師）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祇有十九路軍能

抵抗，魁者之傲物，亦祇逞十九路軍之勇耶，然第五軍並肩作戰，雖不自暴，蔣公嘗電張治中軍長曰：「查第五軍此次讓功與十九路軍，祇期殲敵，初無所爭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宜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譽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生共死，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此等與十九路軍同一運命，當視其與敵之，況於榮辱何與。」此電文祇記其大意，詞句與原文或有出入（參看八一三抗戰，真膽注意泣而動鬼神，此語也）

三月下旬以蔣公電招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敵人多不來京，余承命代擬覆長兄介卿書（答未去不遠）接受不增軍隊之責難，後並置未發表）因辭不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辭呈（此事曾經朱某之何數之，而余切辭，蔣公允就任，故亦未發表）居京旬而歸杭。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秘書長、參事、參議等職，仲公代余書電呈請收回成命，

以仲公先生力此次以經司令部之秘書廳長責可以安定其名而令其代行，意亦不

羅，經而蔣公為人傳語，囑余專心主持浙教育，期可盡副期待，仲公之意可感矣。

余此次重任浙教廳長，實亦甚違本願，然為報知遇之恩，雖竭誠努力，而財廳呂君蘧孫，

財廳周君枕琴、建廳曾君養甫及省委楊、鄭諸子亦均相得，同甘共苦，

咸能和洽。更以蔣公垂念吾浙特殷，謂為革命根據地，培養實力，乃足以報本鄉梓，

余亦不能不自勉自勵焉。民國十八年二月，余知浙省學風承頻年學潮之後，浙省青年

思想趨向，乃發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於時事新報，以示整頓學風之志，同時

對於各校學生勤加視導，並約各校校長會議，以加重其責任觀念，並與省黨部取

聯絡，團結加強組織，防止共黨分子煽惑青年，浙省學風方稍整飭，不數月而可來浙、引去或

銷[redacted]還，不久遂復舊觀。

是年夏仍遷入小蓮莊與大哥同住。大哥是年[redacted]（遣眷回嘉興獨留杭州）兄弟最多過從，四弟任省立圖書館館長，亦常來談，最為[redacted]（骨肉相聚）之樂。惜余夏時成概未能組大哥商討文藝，為可惜也。　夏間兄與妻兒等均來杭同住，兒兒已五歲，能認方塊字，余每日回家，常携兒出游，余第一次來杭任事，不常作湖山之游，是年（時）始知游息與作事不可偏廢，每值休沐日，並常登臨[redacted]（游覽湖山）觀賞，西湖大律書[redacted]常有余之足踪焉。

浙江財政以債務費支出過多，收支不敷（數本鉅）通盤，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編制頗難適合。建廳事務擾依年來，財廳則不時催要經費直接撥發之負擔，而中央方主時中央紛因此，（浙省）提負經費日增，以致頻頻會議，各無結果，魯主席一籌莫展，未能裁

决，令省俗宗旨之灭，厥后教厅及教育费作始，至县教育经费、及事业费，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别扣减，而图书馆建设则十足支给，计完成。曾君启甫问余教育为西如何削余，若按厅行，则建厅之五成，本年分别是议。事后林君知之谓余，与又君易亦作有嘉之一证也。与教育界[redacted]人士亦继续[redacted]有李君启本，本年照山重行[redacted]分配经费均照九折扣减云。

夏六月举行中学毕业会考

中央政府派教育系毕业生雷震甲、赵祥麟、何清果、刘易章等七人来浙教厅实习，余与教知及各科长为厘定其程与实习科目，亲自指导。凡实习七周而毕，均派往各县任教育局长，而赵祥麟则派往省立高中训育员。全此次系临时任教，对中等教育渐开先实，为

直立师范学校本年先筹设省立师范一所，而对省立杭县中学则分别整顿之。

民国二十二年[redacted]癸酉　一九三三　四十四岁

在浙任教育厅长职

二月长城战起，蒋公北赴石家庄督师，电余北上，乃与王大先由汴乘车北行，先赴石家庄，陈景韩君亦来相会，嗣同赴保定，驻列车中约二星期，以平界未会很

本年在浙教育設施，積極方面，仍無如何開展，惟基礎已立，行政方面與教育界相互認識益深，政令推行，較易為力，其尤大者，主高等教育方面，為考查（省費）留學生成績及充實留學之設備；在中等教育方面，籌設湯山師範（初級）及省立農業實驗學校（李金華），並舉行初中會議；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則提倡師資進修與經費整理學產，並推設鄉村小學；在社會教育方面，充實省立圖書館，並籌設電影巡迴教育。

（旁注：立，縣長良辭職，敝人非常惋惜，乃於蔣公於此千里所，繼任者仍一個月。）

在科中以第一科（即中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二科（科長）[redacted]張任天出任縣長，[redacted]以趙季俞代行科務。

是年擬訂省府撥定省保留學費元為獎充職業教育與師範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滯，心緒煩亂，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計須服藥調治，約二十天始愈，蓋體力漸衰矣。

舉行第二次畢業會考。

蔣公來電，有邀余往南昌協助筆札之意，且聞[redacted]已物色繼任人選，囑余能於學期結束後前往，余遂結束所務，

六月，兩次電行政院教育部辭職，旋教育部以江浙兩省教育廳正待人才（不宜高蹈，請于蔣公）挽留此職，

留，胡由蔣公又來電囑繼續服務，乃打銷辭意焉。

夏回慈谿，為先祖妣葉宜人祝百齡冥誕，三家子弟咸集，約留一星期而歸。

是年冬，福建省人民政府之變亂，蔣公於本黨有崩潰時，過力勸導，不欲以紀律相繩，乃更

親往勸告。蔣公見頑梗無可挽救，乃（於十二月）派兵赴閩討亂軍事，凡留居一週，而公由浙入閩討逆。

時值其太夫人七十冥壽，余以黨主席，事由往奉化拜祭，而蔣公則未歸家也。

民國二十三年 甲戌 四十五歲 一九三四

省人民政府之叛變初定，浙江毗連閩贛，最為反動分子之注意，而軍事運轉及

補給，亦須協助，余主席以政閩係固有細緻之要意，且供兵施，殊非地方力量所及，

由中央和商，其對政財則整齊經費，支配則協助運輸。（杭江鐵道軍運數

章之流弊迅速制止（一三四）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潜入活动者，多方防止，卒告无事。本年两月，西北事变平。[redacted]

二月，偕吕建秋厅长回赴南京参加行营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员会议，（并召各省教育厅长）历时阅旬，乃晓鄂湘豫陕甘各省之教育厅长及教部厅长均集。（及了解各行政督察专员）往返于庐山牯岭，（庐露五天）阅会约四日，对于有政及民政教育设施，蒋公出席（亲临）训词，以生聚教训、明耻教战，勖勉与会诸人，谓期以五年中有奠立国防建设，方能雪耻图强，完成革命也。

在牯岭之谒蒋公，君后一次，蒋公告余，谓行营诸务增集，政事有杨秘书长畅卿，军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拟，遂无佐助之人，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厅事，[redacted]如可互作君职，以秘书代行，则更佳，否则可另保一人自代，继之，盼即来此相助，旦亦不忙忙之，候半年，往来互信后再来亦可。余感蒋公之去，遂允由赣朋校，但不欲

居何名義耶。旋即擬繼任人選四人（程天放、余井塘、葉溯中、許紹棣）請擇定其一。蔣公諭即以葉君繼任可也，囑返浙待電命再來。

四月再得南昌電，乃結束廳務，並到京謁教部王部長雪艇，為建議以葉溯中君繼任。雪艇甚惜余離職，言之再四，遂歸杭、提、郵、至，二星期後始得諾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擬組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設計委員者，蔣公親個別圈外學業之青年有為者，俾作研究設計兼作調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訓練之以期成材者也。蔣公本擬委員制，楊然日本頗文而未行。今以余到贛，蔣公仍為設一無名義，且以全權予我，故改為主任制，以主任屬余。余素知此會職權規定未妥，委員人數達二十人，瞭多失濫，其真有當行見解能識明大體者，寥寥四五人而已。堅請收回成命，願以無必我之身，留贛服務，蔣公不許。乃加任徐慶譽為副主任委員，該會中日常事

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余草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具备谘询可已。

五月，随蒋公回京，参加军校十周纪念典礼，返牯岭小住，寓林夫孙君家四日，撰「十年来之回顾」一文，在京事毕，仍回赣垣，购得宁都三魏集及王于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赠外舅。

七月到牯岭避暑，先照例向史国来赁屋河西路五十四号，晨夕出外散览，颇得[redacted]之乐。

是夏蒋公亦至牯岭，设计委员会同人均迁来，以普生庄某号为会址。余每周去会三次，指导委员会从研究，至会中日常各事，则悉交副主任处理之。其时蒋公所注重者为精神教育与国防建设，余每入谒，必见图表方案堆满几案间，蒋公每日披阅文件，签署命令，听取报告，核改方案，治事时间常在十小时以上。更以暇时召专家讲述专门问题及国际形势与东西洋历史，舆论界与学术界人士，渐知蒋公谋国之苦心矣。余猥在左右，愧无贡献，惟承命修改讲词及审定自反录二集之初稿。至八月下旬，忽患脑病，每日头眩心跳，且常有微热，及九

月初，乃請假，回杭州養病，住小蓮莊凡兩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居京三週，以蔣公在四川，乃復返杭州小住。

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六歲　一九三五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鄰君之名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正計，乃日本侵略無已之關鍵，開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者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莫稍緩其凌偪之氣勢也。既發表，內外報紙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未及日本方面亦漸有[redacted]疑此文乃[redacted]書局所[redacted]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要人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云。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去南昌，度除舊年，購陳后山詩註一冊，日日諷詠之。旋奉蔣公電

召，与杨畅卿同赴牯岭，往返旅行旬日。于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部于武昌，余所任之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拟请予解除。在牯岭时，蒋公[redacted]决定修改侍从室之组织，分设第一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命原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君为第一处主任，而以余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研究组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任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侍从室之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后由晏君任主任，其原来编制为第一组[redacted]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二月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奉命兼第五组组长，其第四组组长则以原任第三组长毛庆祥君任之。（原编制第三组撤消，代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第五组之办公处设

於漢口三北公司之樓上，研究工作分為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係及經濟等各類，吾輩每人任一類為主，並認一類為副，其請詳工作，則分與諸從日成手責同文者，指定分任之。居漢口二月，寄居電話局之長官舍，蓋張君明鈞適任漢口電話局局長之職也。陳君龍陽隨余（同住）往擔寫作之役，侍從室組成立，凡設五組，請人作研究工作，請余乃之規畫督促外，四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機關辦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簡，以暇時閱看鑑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為日記，自是日日為之，未嘗中輟焉。

贛匪自去年為國軍傾蕩巢穴後，西竄川黔，蔣公先派賀國光（主任）率參謀團入川，[redacted]至是以川中軍隊集結不一，未能發揮清剿力量，乃將武昌三省剿匪總部事，委張漢卿副總司令與錢參謀長大鈞，而親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楊秘書長暢卿偕行，命余暫留漢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漢乘飛機經宜昌赴重慶，第五組其人均留漢口，由羅君家華代理組長事。居重慶約一月，曾上清寺陶園內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聰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着篤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但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努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對蔣公到川，首以篤樸誠信為尚，而標揭除匪禁烟為最大要政，省中軍政，向者專操於劉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廉謹自好，故其有所成就也。[redacted]余於外界不輕易往還，即相見亦不多為言，嘗勸川人[redacted]尊重軍政系統，服從劉主席，以剷除防區時代所遺留之封建惡習，應共負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時川中政客說士，萃於各軍首領之門，交通游說，縱橫結託，而蔣公幕中隨行諸人均處處持之以大，而劉則尚有懷疑不安之心理，未幾即相安焉。因田頌堯剿匪失機，蔣公申明責罰，改任孫震為軍長，中央之威信更為之一振，剿匪軍事，遂

亦益先睹快。

余於去夏約半月間，蔣公[illegible]赴貴陽，以處西南善撫綏也。蔣公去時，僅攜晏勛甫主任同往，擬於短期內歸來，故未電命余偕往，乃於五月某日偕陳辭修君與吳稚暉先生同飛貴陽。

在貴陽時住兩星期，寓薛總司令伯陵之總部內，承蔣公命，起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擬經修改，於八月間始發表之。在貴陽時事務殷繁，蓋楊暢卿秘書長亦留守，前方承轉各件，有時間性者，皆須由侍從室處理之，而第四組無諳習公牘之職員，不能不由余自為處理，然余於公牘實並非所習也。

余在貴陽之日，匪勢已稍殺，初時圍攻息烽等處，迫近省垣，勢極猖獗，卒被擊潰，人心始快，時王家烈已去職，蔣公請政府改組貴州省府，以吳禮卿先生任主席（因

野桂楼怀、孙卿先生与李白世人（有不谊，可见法心理上之不妥）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朱庭祜等任民财教建厅长，省府秘书之日，吴先生当事，蒋公视察政词，余亦参加典礼，目睹其政事，乃得达於野者，此军阀操政，百度凌乱，财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库存不及三千余元，请於蒋公，拨五万元济助之，俾责成财厅厉行整理焉。

假日，偕吴稚晖先生往游修文县之龙场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窝旧址，阳明墨迹，留衔壁间者尚完好可辨。修文距贵阳仅半日程，以遂尽兴而归，野人士为余言，黔之有文化，盖阳明实启之，明以前之黔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贵州天氣多阴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无不患小病，饮水殆亦有关係，此行如蒋夫人及稚晖先生均曾患寒热，余亦小病两次，会蒋公出巡安顺，余适以病未能偕也。

居贵阳二周後，蒋公赴昆明，余以无机迟一日行，是日适为苗民节日，城外苗民男女无千

山口彻吾有城游览歌舞尽所需以归，本年中央副面临修为新修逸民略盛，特備餅餅食品多数，菌民咸大称悦。是晚与陈祥修君在纪念亭中作长谈，谈即飛昆明。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錫九先生别墅，与龍雲先生同寓，蔣公住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爽塏，气候溫和，自贵阳来此，儼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在由路赴滇之飛機中，作家書二紙，託機師由利右四飛至重慶投郵，两日后遠抵，家人猶以為迅速出於意外）翠湖者，在五華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達建）唐公堤，颇似西湖之有蘇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俯望昆華圖書館閒者，为普陀寺地。（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所胜地，余随蒋公前往一游，并与龍公同至安宁温泉沐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龍主席設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并为余备之阅览，有見此軍之居於堂，是日宾主到者五百人，诚为极盛。席中忽晤袁樹五嘉穀先生，乃余長岳經學時往游提

崇使者也，相见叙师弟子礼，袁先生为之色喜，命余通识省中之耆宿王九龄、周惺甫、

昌蔚等许人，把其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研几探精，无愧之之者之表敬，自

不同矣。

残西王舍理西昌洞窟伏甚多，蒋公昔日约龙主席同来飞机过参府势，两之指点

述刘方景，龙主席自谓乘飞机而南常不识，龙蒋公在城中指点山川，[redacted]方善，並

皆服从我之伟大，为余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之倚植极矣，语其想易而明大义，故此

讲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广育人才以建设西南国防机缘，其他政事，则龙君属诸

指导，蒋公均从示大概，属其全权负责，不厌其以远数矣。今日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

方面之人物往还，曾与龙主席之滇省教育会对全城中学生讲演一次，与厅长过从甚

密者为建厅张西林邦翰，教厅龚自知及省垣（前省长秘书厅长）王富恒，银行长缪

雲台諸人，而浮君之主編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君想猶舊，財廳長陸子安則植深厚而不多言，然有府諸人之意志一致，則非四川之可比云。

六月蔣公仍駐貴陽四五處，余等多留數日，偕研畔先生應府步人之邀，赴簡薈雅宴，乘此車搭鐵路而往，至開遠（即阿迷州）住小旅館（安南人所設）一宿，擬再乘車而不能諸趣，蔣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飛機返回重慶，是晨蔣公昨行時覺不無繞道貴陽也。是日飛機途中遇霧，我速失方向，冒險低降，始得途徑，安然抵渝。

到重慶不數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車往，中途宿內江，次日午後到達），住陝西街之行轅，於陽高令之郵區，而廣祥蘇浪亦與余同處一樓，公文往返接洽，殊覺方便。已而蔣公命余及楊秘書長永泰之書項口存於地處所，均交余詳閱再送還處理，蓋欲示余當練習政務與公牘，以實務接洽與聯繫也。

是時黨中政策，以蔣公出外日多，漸有散漫散亂之處，行政院與軍事司法方面之間頗多

與顧毅要談作和書長談提調節其間，起見相安而已。出訪先、羅志希、徐可均、蕭青萍諸人均實先所有所相告，余均勸彼等以大局為重，宜書社疑慮[redacted]之中（既得在野政界所信任之人，搞意權力，安度難關）極其主，始有不辱負重世紀使命可能也。

是夜，敵方在華北軍閥之圖叛變，對我政府今壓迫備至，要求撤退中央軍隊，實忍辱，並將平津黨部撤除，蔣公從大處著眼，抱臨淵履冰之忍，卒一一許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師均先後撤退，而蔣孝先率第三團憲兵駐平，亦調至待機會明積，乃至部移地秘密進行，繼京中群情憤懣，汪氏每以自解於同志。蔣公於六月廿九日命其一電文致中央政治會議，請忍辱以保全華北之主權，此電換言之，何敬之委曲求全為義，是森存有相當之會議云。

七月，蔣公於廬山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調用各軍官兵分批受訓，余亦隨往，住廬山之新開寨，所居為一小木屋，職事之餘，偶有一段餘暇，與張孫來其間五個月，知者亦遊所

同為此間某從事德國之訓青年幹部勝務，余未參加訓練團工作，僅為蔣公所備訓練材料，日整理編擬講稿文字而已。蔣公每週由京飛閱青團，留住三四日，訓練指導，間以所付研究國防建設及財政經濟之方案，常招專家來相講解云。

八月汪氏稱病，退志秘密赴青島，蔣公以中樞無主，乃飛往廬山，命張岳軍先生至青島挽留汪氏，未得要領，乃回南京，出席中央財政會議，對出席者自述痛切說明革命之環境現狀與中樞諸人及中央委員並協同負責，以維繫先生之理，京中空氣始見舒暢。余住京三日，遂東歸省親，因思為先考七十冥誕，在家設奠。先一日由京返滬，[redacted]借兄無及八妹等合家專輪返嘉善，家人團聚，皆以余于役數千里外，乃得同舟歸，其為歡樂。所見，大哥更為余言，歷敘往年苦，而經歷山川，得以開拓見聞，實則為幸事云。留家二日，仍轉滬杭回京。以陳君叔陽不常遠行，有引遊之意，乃攜同王君、吳君、蔡君以侍從人等及秘書。

為憲法草案事，奉命訪黄膺白先生於莫干山，歸遊山中，並與黄君談至深夜歸。

九月到南京，與程天放、薩孟武、梅思平諸君研究憲法草案，蔣公以來電指示要點甚詳，余等就立法院初稿，詳加斟酌，別成一修正案，又一星期而訖，遂攜稿作四川行，再赴成都，此行任務已結束，乃遂偕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餘，曾往訪方鶴齋、徐子休、尹仲錫、周孝懷，結中有諸老，以彭君為首，成都所謂五老七賢，乃一般人所謂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蔣公離川，余亦自成都乘飛機返上海，晨從自成都起飛，經西安郊外暫停，又過鄭州南京少停，六時安抵上海，越二日，往觀全國運動大會。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飯店，參加六中全會，汪精衛被刺，入醫院療傷，而獲痊癒，此事為南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謠諑紛紜，各方均傳刺客實為反動派王亞樵手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慮未釋焉。六中全會宣言，其開幕詞則為余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代表即以四屆大會之代表充之，十一月十二日開幕，林主席致開幕詞，六全所以召開此革新者，大會第十日，蔣公有重要之報告，即以「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大會宣言則載君李陶草主要，而富有之與組成文者，此文自屬擬以至定稿，經修改三次，凡費二十小時云。

五全大會後，選定胡展堂為中央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任政會之副主席，並行政院長，以顧孟餘為中政會秘書長（碰此職由朱騮先代），余為副秘書長，自蔣府公遂郭，久黨政軍重責於一身。

是年冬任兄宅於南京之靈隱路，挈眷移居焉。

大會畢後，余竭力以文藏，並以重政機構政組及人事相合，甚感經驗，一切作同志，不明蔣公素志，勤願以安置秘屋者為先，而不曾計也。事之新年，中政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尤為不易安排，謂當之時，加以煩向我於神經錯亂，過事告蹤，不能自抑，當座中常出言

不、迹、來、以、追、悔、誌、不、能、忘。迴思行記，推剥山無數，不得已以書面辭職。中、南、部之文、藉以證明為似一月。中政會事託書某係先生自狀君我同志辦理，通將今年之無其結束。于十二月中旬偕次兒由京回滬，轉赴杭州屆新，到杭仍寓小蓮莊，與五妹家同度陰曆歲除。中並於杭州度過，并見諸名勝處，更至靈隱思佛經本，博物館參觀，余於其名勝甚是其真地。

民國二十五年　丙子　四十七歲　一九三六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為靈隱處。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內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每星期則每週舉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其所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調查各機關狀況，或搜風聞之詞攻評某官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與事實，余屢為指示，而積習已深，余頗覺難改變，此等亦不全

以應不安世也。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既係錢大鈞兼之，其兼侍衛長名義，甚盼其調允西安行營參謀長，俾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既任行政院長，[redacted]，對內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財政金融亦努力作非常時期之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之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分爭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強之目的。外交部既任命張岳軍先生為部長，即主張吾應以與日本外務省相周旋。至內部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週五官邸召集全體談話會及行政院各部會[redacted]（長官）談話會，力持精密，務令各部會意見一致，當此生息，唯日不給，又召集行政會議，調與相較討論陳明，而於民眾組訓方面，亦於中央軍校內設（擇宜）特別班，以造成幹部，故此一年以內，實為蔣公生平最勤勞之時期。乃粵桂[redacted]（眾人）竟以[redacted]（號）中央抗日作戰之名義出兵於湘境，謀向外起一新興之大風浪，而西北剿匪，[redacted]（黃克明毅）日久侵失，亦遂乘之而伺隙（作）蠢動之勢矣。

陳李白等之（平等）行動既告失敗，蔣公即在中央紀念週發表粵桂聯擊蔣石之談話，[redacted]（主張）對日問題

[redacted]，應於全體會議中解決，一面電勸粵方將入湘之師撤回粵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

會之日期，粵方仍未遵從，中央乃遂派任駐兵於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粵謀，使不得逞，

其時中央令余等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均電陳李白切勸悔悟，而蔣公亦親發佛法案懇

切諭，電文往復不下十數，余此時華九之役，亦頗類於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余隨艦西行，既抵漢口，蔣公命馳回，以宣慰對西南之意見

西遣羽生、王亮疇、洪氏到上海，與李潤章、潘楚傖等共商於亮疇之寓所，俾合力主見上條，

仍擬歸中央執監聯席會中決定之。

二、中全會粵方對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宗仁等為國府委員，會常務委員，設廣西綏

靖主任副主任，裁撤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國內政令始歸統一，余遂謀被任粵省[redacted]（俊清）主

任[redacted]陳濟棠部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邀其赴港，辭職之前，遂陳辭修師長来謁蔣公，蔣
公是日親筆於一小時内草一長千餘[redacted]言之函，殷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萬世也。
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redacted]續辦暑廬山訓練團，嗣因内外時局多故，臨時停止。余以小病
未及同時上山，待返南昌，始携同事三四人前往，先與晉留京者行，是[redacted]年吟蒼先生俞担第二部
長之與入之適部任秘書事，亦暫寄與余等同居於南京聯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兼第二處事，直接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
（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唐祥為第一組之長，封保汪任第四組事，既擬此而
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將汪秘書名改任機要室之主任秘書，此事錢事前未商余同意，
室未請示續與余談，照余不知汪事計，亦未為之計解也。）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領訓詞，錢不
以寄余而示汪組長與張彝鼎二人同擬，既就呈閱，蔣公見其草率，批謂不可用，據手批曰：「此

手文字[redacted]尚不够中央生活度，何待來而補足。錢以代余受過，其甚不平。余上山始知之也

江湖長竟無內媿之心，余付之一哂而已。

粵事既定，空軍黃光銳率全部來歸於中央，蔣公溫詞勉勵，優待有加，惟桂局不定，李白

二人逃之不就綏署職務，中央乃改派李為軍委會常委，調白為浙省主席，而命黃季寬

為廣西綏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拒絕命令，宣稱之日，忽未曾表示謝絕綏署職務，甚至

明拒中央所派之黃季寬到任也。蔣公為此事有儉東冬三電致李白懇切勸導，李白卒

不從，且備戰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蔣公又以粵中軍政亟待處理，乃於六月某日飛抵如往

廣州。余及朱益之主任等旋亦同行飛粵，蓋慕尹已於兩週前與鄒伯先赴廣州也。

到廣州後，[redacted]借房於東山，有同志家，備受優待，約住一星期後，移寓[redacted]李忠芝局長之公館。

旋因蔣公移節黃埔海關舊址，余亦侍從，同人亦隨往，住入昔年之校長官舍，慕尹與端納

居於樓上，余與第二庭長居樓下之東邊二室，蔣公並於此接見數多人，常邀余等之與公宴敘視，徘徊細念，蔣知其含蓄之威深矣。一日，同謁總理之廬墓，老人直廣州，余念息江湖之，余遂作挂詩，惜已於上年失因與內，僅見總理之墳，戴恩靈君而已。

廣西事久懸不決，蔣公以德化之，寬容而忍耐處之，歷時既長，多方籌畫，考試院長亦居中籌策，乃軍事上祇作戒備，決不進襲，亦勿使中央軍與桂軍相距太近，而居覺生先生與程頌雲二先生更不辭辛勞，飛桂勸導，（桂方軍民咸感中央誠意，實年一部軍先解除，）最後彼方派劉為章等數人來粵，對軍事政所成財政素有所請求，蔣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軍先撤。此一役也，中外人士之表稱者，（為）總以出於一翻無疑，蓋歷年以來無不興兵，而獲得圓滿解決。李總司令自總部親謁蔣公於廣州，辭卸軍權，促成統一。蔣公聞其新舉，不待來謁，先往訪晤，誠不欲使彼有屈辱之感，又與李同機返穗，消息傳播，舉世歡騰，獨日本對此甚忌愈深，而挑撥之陰謀亦日熾矣。

余居粵省，無光陰一月餘，是時日方浪人到處製造事變，上海、漢口、成都、北海、汕頭等埠，皆有被襲害之事件，日方特派要索，其勢洶洶，而成都事件，是藉口於欲違約設置領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積劍拔弩張，此方交涉局面遂達到緊張之頂點，彭多模胡形勢為強帥某部，往之邕寧踌躇，雖談判久，仍不得其端緒，曾經呈閱，蔣公由當地親筆覆函，予以詳確之指示，承此之際，更無困難，雖經半月，至為愉快也。在粵與林雲陔及黃卿，合七林編林多，有政方面，則與黃慕松主席所討論者，以財政與建設問題為多，蔣公並調俞家隆先生主持廳科長，奉與當時省府之聯絡，至十月中始行整理完了。

當其地「拂曉」事件發起時，我外部第一次仍不斷進行改善國交之談判，彼方堅持其所持之原則而拒不討論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難捷至，非可言喻。王雪艇、張公權兩部長暨李桂來粵謁見蔣公，商目前長寧武之，親自飛奔承商，是以形勢已漸決裂，蔣公乃作為一計，決辦招

待至屆與之周旋，乃提是懇身赴贛，主張兩部長亦以為蔣公宜先自南昌，再走出山，若一破

裂，局橫，策畫單孝亦頗多也。中秋前兩日到南昌，余奉錫嘏以為必要，轉圜，乃靜候佈即

赴星子，是夜至牯嶺，余奉蔣公隨行。錢君（治）適方便橋赴京，余以戰事或竟不免，遂留（電）

文（同時來牯未）[redacted]廬山一敘，既知日本無論有無相當要求化，乃[redacted]（決定用）宣傳方略[redacted]（時何共之部長召來牯電）控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君（時外交部亦來山）

[redacted]（偕同）來山，余與之共同擬和中日關係宣傳中立底稿之共同信念與期望之書中言，主張要與張君商

之之可孫張由滬陂轉四蓋表，日方不得而往，事雖亦幽遠後和，往山中一星期[redacted]（乘江）輪返南京。

農曆八月廿日為先母七十冥誕，四弟等均在杭州，[redacted]（遂）返杭州招賢寺設奠追薦，余亦與允

翌晨趁早車二日到杭，思坊哥及六弟之婦，均自滬來，同為親之祝禱，是日家族

親戚到者四五十人，攝影以留紀念，家人團聚，無過今年新日之盛會也。

余到杭之翌日，蔣公為經開桃林至此送空軍事，亦到杭小住，韓向方、楊虎城于學

忠诚精钦为当文部长手谕寿杭，中外对此甚为注目，而日人尤推崇备至为有重

大意义云。 本年十月为蒋公五十寿辰，事先各方为起稿撰祝寿，蒋公却之不可得，

秋间京中请有盛大之祝寿会，乃决意离京往华山之游，事先谓余，远行太平寺，亦可

不必同行，惟日后大吉，命撰拟新同乡思亲之文，备于生日为寿表，此文全稿往复上於离

庐寓中撰成之。寄往华山，经蒋公命为子整饰，酌加一段而发表。

十月下半月，卦南京休息，廿日与吴铁城君同机飞洛阳，是日为蒋公生辰，闻百姓诸将

卿诸将农传宣圣寿，相祝寿祝嘏，洛阳西宫开庆祝大会，演戏放炮，庙祝一时，各方

祝寿之电，除军政友人中外部下摆露外，均自洛阳出发之。

居洛阳约一月，适住西宫庙大楼，与日往访黄埔之旧友，蒋公则有诗话为表，而京沪

来诗示君有张岳军、陈立夫、张治中方希孔诸人，而何应钦（两指庭表）州寿命留

讀。無日不存公論黃老經濟金融制度。社、俄之基君借重精僕來修論文稿，存公

立此分期，對外交與內部之治宦，而對共產問題與新四軍、（？）、更多深思審慮，全面革命

撰寫清算奸匪與撲滅殘匪一文，並針對中共中央之書告而爲之。評論人民解放新年

來華人之被捧撲書如今此時，亦爲之書評，表態更可無場者，前次所命

以嚴正斟切之詞為之。又此存稿私存一外，不論文，離有論評者與十國書，逕以呈政

闡明中國不倚不偏之外交立場，以破除俄國之迷惑。此文並經與張岳軍秘書共同推敲

未得完成，不禁悲憤、勝歎、甚愧、甚愧、遠矣、遠矣。存稿公將入陝，指剿殘匪，而念

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且無暇先（同志）已調任所有主席，中央所屬公論，手書免有

一些擬。[redacted]（茲擬）為徵等。[redacted]（可）是四策，如有不妥，亦請指示，不勝即至未[redacted]（相擬）可也等以乃於七月

二十九日、八日借數位模範來作成快接著作右乘閱如求，律律、潤、政函電。

到京後，腦病已痊，但精神疲倦且患失眠，每每居夜息至十二月十六以後方始稍稍而止。

乃於十二月十二日而西安事變突發。是日下午，余方出席，忽杜某來電話詢余有無要事之消息，余

惶不問之，則謂西安至京電報已不通矣。外出探聽，始知風傳甚多，其中最傳委員長之凶耗者甚詳。

時中央各委員均集何宅，旋即決定召集中央臨時常會，由于先生主席，宣讀張學良之來

電，所令情狀，紛然莫可詳述，繼而何部長為討逆軍總司令，並夜議各期處，惟聞中政會決議早書

通過。此十數日間，余在京之最感痛苦者，係中無憑其可以言語形容。蓋中政會席有若為楊某

動搖閣，甚或欲請委員長已赴此任事，余係以手書不得不以副秘書長處理之。然中政會各期事務

則不直言，聞余為從政者於此往院長，往往由委員長為其所議，其逕從戴院長則情激，其常居于二

院長不甚問事，不得協院長之意見，而與戴院長出入，余亦相與商權者，悲不外，祇有果立，

委員長者人而已。且余身居侍從職者，而獨不得與當方諸同人共患難，余每念之，[redacted]之最前

六四

悠悠茫茫，每日常悯，如有所失。其間值得追思可紀述者：(一)為張季鸞君出殯而作木扁運用
其方向與其力量[redacted]（今乃稍大王相上相伴運用大計既成為蔣先生讀合作）(二)為上主大慈有時若孤識法多良(三)為代黃埔訓詞志於庚
對黃埔(四)為擬國民會議，寫致全國同胞論[redacted](五)為陸段存錄三周紀念飛四時之報
其心為勤勉雖見人來辭擇其對中孫之誤會，與事務雖推作餘，中余心怡甚，鎮定，對晝夜其
未嘗眠時尤以五昔先府君，事無巨細，躬必親，用肥胖兢兢業業，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勤力之
於此可以証明也。二十五日晨，得蔣公已經返渝之訊，以為所往何英雄，長青明日即返京，並派定
隨從人員，並傳從官同人多隨行於楊、蔣也。二十六日中午往撫州，繼遷存於隨山寓所，蔣公接余
其他未來人評後，即為整理紀錄，於五府事趕成之，即對法楊之外問之。是日至華北總結
稿其謝政策，嘉勉官邸中各同仁之辛勞，話畢而喜意不盛疲倦矣。
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為蔣公年譜計五百首，為最近話及消息約五百劍。此後為書寫法審判

結果由劉詠堯擬呈文，手加點竄至六次，蔣公臨發電時，[redacted]粗於起坐，而錢主任又因病

鄧文儀主當居病，故余每日請示由慕公室往往深夜始歸。軍法處劉張各良之日，

蔣公遇有人少緣從收，往多時援呈余時和與為中山信事日，何部長詢蔣公所其，余亦告以告也。

昔鄧步行要甚救人員退時公，各年侍從室簽署周人記錄[redacted]簽英，嘉直到職死無有書的無蔣

而先及侍衛官特務長等多人，追念舊誼，至今猶懷不置云。

元旦日代蔣公往謁林主席，行賀歲禮，蔣公以吾師先生之表，於一月二日由京飛杭回

奉化，余與鄧祖樹昌師及竺培風君隨行，培風，蔣公之甥也。

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 四十八歲 一九三七

居溪口一月，處慈庵，侍蔣公左右，擬文電之需要者，常持原件以口頭補述，請其決定

中途而加理之，卷中字皆不數，手指而言同住，見蔣公為中書靜坐也。某日閱讀

學良時來濱口，余[illegible]之，相見陳明蔣公西甫一行，宿新雲峯樓，[illegible]為學生領袖

西安事變之始末。據云因力子先生及錢次長賀貴嚴諸君來，其時陝局仍能勉盡

張部與我部協固，部中相不之許，親不是用兵，而楊虎城揚縱其間，尤疑張不講情理，

蔣公手之電報，以吾作長函之機括事之。此余以[illegible]蔣公，不惜親上攝壓，以使余共勸西事

此書是否刪補，俟本年付印，開始著盡揭虎城對蔣公之寬大，推究不能一言盡何

也。請教何去海外問訊趙邸，特來奉化祝蔣公，住三日而去，楊氏雖未何時同來，奉命招待之。

是年清明節前，訪見如[illegible]諸賓撰，委造詩余，婦家房藏，余為職務所羈，未能往，作詩以紀念之。

二月二十日蔣公赴杭州，余亦隨往，章同行，在杭州奉陪清明節前，開宴於賓館，攝西安之事，月記之

時適清明之莫，廊中宿無他人，請弟來助余修寫，既成乃赴俺，蓋蔣公擇而要成斯跡

之，他為話者檢視，并記之也。

二月十二日自滬赴京，十五日舉行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決議案。汪先生回任中政會主席，余亦辭中政會副秘書長，全會決定改以張群、曾仲鳴分任正副秘書長。（外交部長則由王亮疇先生擔任之。）三月日本實業考察團兒玉謙次等來華訪問，蔣公於歡迎詞，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勉。三月中旬由京回慈谿，祝外舅楊先生八十壽，撰壽言一篇，留甬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由滬清口[illegible]蔣公[illegible]表草東，爲蔣公擬祭之文。四月中旬再赴杭州，錢主任已於三月銷假復職，遂與同行，余則以汽車往，到杭住大華飯店，四月下旬再去上海，住偉達飯店，約一星期後再赴杭州。是年春夏之間，僕僕京滬杭甬間，皆因蔣公移地療病，故行蹤靡定也。五月，蔣公病愈回京銷假。時余以[redacted]數月積勞，在杭寓旅中忽患腦病甚劇，神思煩鬱，夜則失眠，晝則畏煩，而錢君與余復多不協，乃決意請假在杭[redacted]休養，於侍從室諸人釋後，移寓新新旅館，允默亦同住，每日游覽湖山，心境稍覺怡曠，[illegible]

五月二十四日，病勢仍未痊愈，蔣公聞之，命侍從至京靜養，以楊佳民醫生之勸，至鼓
樓醫院檢驗身體，知貧血已甚，乃購肝臟製劑飲服，且注射焉。療養兩月，效果殊勘，
六月，聞此蔣公等已去廬山逾二旬，遂挈眷往牯嶺，七月一日上山。
是年為從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各界名流談話，且舉行對有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
院各部會之多移至山上辦公，蔣公每日開會研究，各界名流與外部之首長為親，且隨時即有談話會之
招待所，均居上之客地滿。[redacted]
七月七日，日軍以戰蘆溝橋，山中聞訊極憤，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公知國人云表抗戰學
謂，到何不顧和平犧牲最後之民族唯有抵抗，抵抗不屈服，不讓寸土之方針，直於後二
漢，譬地方最低限度之主張四點，須對國政府之意旨，其對軍國書去欲請示奉行　公表四
京主持，此所閱張軸書長未會等留山，並參第二期談話會，何須經余等行云。上下旬

嶺第二期談話後北方事態益惡，余知戰事將不可避矣，乃於七月二十八日將杭州寓所所儲衣物書籍運家。八月一日送眷赴里，無文姪女及允皚以為不必如此遽，同人等亦有勸余勿性急者，然余與允默以家眷有安頓，反可專心從公，故遽無遷返回籍。及八月十三日而滬上戰事遂爆發矣。　八月初旬，承命擬撰軍事宣傳品約六七件，然臨時為稿不清，某日撰告空軍將士書，費十六小時僅乃寫成，僅二千餘言耳，而需時若此，自知戰事既起，必難任此重任，乃上呈乞辭，蔣公留置不批，書再上，請辭名義，仍留侍從秘書之役，蔣公乃派思去翼予慰勉，許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時侍從室業務擴張，將原任秘書六人其任者紀月書等二人均予解職，善為辭令，行動便利，不能不備此一格也。　李唯果秘書以九月入侍從室任事。　佛海兼任第五部長，九月陳芷町君亦調來京，與蕭君贊育同為侍從室秘書。　軍委會擴大編制，設置秘書廳，以張岳軍任秘書長，而余兼任副秘書長，另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宣傳、組訓等事宜。

業於此皆教授課畢書籍者，亦從不計較，謂其雖是戰時，不忘讀書日，即以軍委會主持教事可也。

自八月十五日敵機首次襲京後，越旬有轟炸軍校，危及全校之事，侍從室第二處初遷至山西路借民房以居，但以轉輾不便，乃遷至富貴山，余每日上午至處，下午則仍回寓，十餘日來無從審查之，不常歸也。中央政治會議暫停，改為國防最高會議，黨政各部均參加，每星期開會二次，以汪為主席，余兼任秘書長。另設國防參議會，網羅各黨派及社會名流為參議員，亦以汪為主席。蔣公指定余出席國防會議，而佛海則出席國防參議會。九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越三日，蔣公發表談話，謂共產黨放棄三民主義信守諾言，一致為抗戰而努力，此一談話稿，於屬稿之際，邀汪戴于孔諸人共商之。十月十日蔣公發表國慶日宣言，勉全國上下奮起抗戰，保衛國家生存。十月二十日，決定國府遷重慶，由公於是日發表宣言，並電知各線將士。今茲先補敘事數段一月，待

交部余部長許可，解職返里，余因亦擬遷至牯嶺。余以兩縣地址宜太開了，經友人之勸，遂遷至台山村陳宅居住，而[redacted]原擬則令隨同去留守焉。

十一月廿四日以前線戰事吃緊，咸我軍第四路伴送眷屬西行赴贛，原擬暫住牯嶺，繼思牯嶺非久計，乃商於盧作孚君，得其協助，決將全眷移[redacted]入川，以長途電話告允熙弟至漢口接洽，不料以航運奇擠，漢口無人為之安排，至十二月廿三日始知已安抵漢口，候一星期，決附船入蜀，於十二月七日到重慶云。

敵人在金山衛登陸，我陸空軍與敵浴血戰已將三月，傷亡慘重，而英勇抵抗，從不少衰，國防之師為之舉世起敬。十一月中旬，政府江蘇省政府改任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張秘書長、鈕秘書長離京，與黃科長等乘小輪西上，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刻到達，暫為電話局，接電話，據云同赴牯嶺，赴本省國民黨住三日，仍回漢口乘船轉移不

一星期後，知府令已遷至廬山，命余即往，乃

堪，交通最於梗塞矣。蔣公於十二月中旬抵鄂，住武昌省府，余亦移入胭脂坪办公。

當余抵漢口時，京都仍在激戰，某日出席國防會議，外部副部長（徐次長）陶德曼大使奉其政府訓令願以調停人資格斡旋中日和平，並轉述日方與駐東京德使談話條件之概要，詢我政（中所謂……而非……）府之統帥部意見（並請赴京謁蔣公時）汪氏主席，詢人人意見，發言者多認為所提（條件）乃為何接受停戰之手續，而未發者，即日方有無求和平之真意，於是由張秘書長以長途電話與統帥接洽，其後統帥部已先得此消息，蔣公答稱：請德使來京一談亦可。由徐次長陪來，張秘書長以電話中語報告於會議，與會者咸重視其事，汪氏似認為和平有一線希望，並據秘書長則與汪氏言，此當為蔣公尊重第三國友誼，不能拒絕其好意，未可即視為有接受可能，[redacted]（日張君之表態為世）

（目）國人所接受之種停戰手續，乃不以平等待我，而為極苛刻難堪者，事後張秘書長告我曰：蔣公言：讓德使來京一行，在於軍事上亦有其意義，由此可知蔣公決無遽爾接受之許

誠之可能，我所以孜孜念茲在茲，即時至今日之前途，不能斷言有結果也」與汪氏等接觸已往，則把其實九許，此乃和平仍有望焉。

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　四十九歲　一九三八

軍委會內部改組，原有秘書廳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取消，改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又置後勤行總監、撫卹委員會、後方勤務部，及其他各廳均仍舊。余所任之副秘書長，亦隨之解除。蓋副秘書長任內，未嘗有所建白，蓋侍從室事務已極繁，且秘書廳之職務，上有秘書長主持，下有機要文書各組負責，故余僅在每日集會分任代判一部分公文而已。

國防最高會議則改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不屬於軍事委員會，而為全國之最高決定機關，其原有中央政治會議職務事項，則照舊執行，俟和保持與中常會間之關係，設秘書廳

下置一二三處，主管者爲侍從秘書，每處書記若干人，第一處主經辦文書（另有機要電室主任人）

第二處爲行政、（審核）調查設計，第三處即中央政治會議之秘書處所併入（所屬各部門另書備稿）

蔣公自爲委員長，命張岳軍先生任秘書長，仍以余爲副秘書長。

此節應移置於民國二十八年

侍從室第四組組長爲何人，汪日章調行政院秘書，以陳芷町方爲組長　侍從室第四組，余

署有關各人之志，蓋最初設置（舊爲第二組）之時，僅有實卿諸有八同擬各處文字研之

責，然又如汪日章、羅貢華諸君皆頗熟習政務之人，近年以來，蔣公委任要職，文書萃集，抗戰以來

李惟果、方希孔諸君繼之任秘書，最無專責人選，明春李君膺長院現長任文詞，則余西事之把握院

不能共職又兼各侍從事也。去夏廬山談話，芷町隨來相從甚勞，抗戰起後，即調來京，乃爲張秘書長

調（軍委會）秘書處秘書組長，令兼軍事委員會組，芷町可來侍從室，余遂請於蔣公，以彼擔任四

組事，芷町才長於政，且有魄力負責，深得信仰統帥，處此國難，則其行事苦有甚深

之關係，故一般同志亦有以我曾從楊暢卿共事而疑我或有派系作用耳，余對此唯知其實同而平立也。

戰爭範圍日廣，各種專門問題，固待搜集材料，分類研究，若僅統帥，而各方陳陳戎務示裁決之件，有時亦非是經慮私則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戰事越久，無不集於人即力顧應公宜在左右有類似智囊團之組織，專供余力主張以智囊團之組織，亦由須有人主持推薦；若以見聞不廣、審擇不周之人任之，則所用所薦之設計參謀，即其個人之黨弟也。中國專家有限，有學問而又能以公心奉職，不摻雜個人私見者更不多，故智囊團云云，談何容易，故余祇主張宜延攬有專門學問更通達明理者若干人，以備諮詢，藏書以研究審核專門問題，智囊團之名稱，余始終以為不宜適用於中國，（至何稱，待他人選取）加之吾方有志之士，頗有自命甚高，轉以既不參與政治之任，亦宜有一專屬之機關以資延攬，無術行之

公與黨政會、設置部、事宜。蔣公許之，命余草擬組織以呈。錢主任以為何不請組長考

請任組長不能兼者，以乃又多一新機關，余乃解釋其作用，卒獲批定，派朱騮先君為本部事宜

主任。

蔣公命撰擬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余以精神總動員為新創所倡之名詞，無因似無

須借鑒用之。蔣公謂不然，總理對黨國人革命相關，即以革人精神對青年為言無與範、

所謂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居其一也。誠人皆知此名詞，亦何害焉，且吾人正宜提倡

精神制勝之義，發揮我國固有道德與民族精神，以為全十勝萬世之精神國防鞏固

並立以倡導創造物質，愛惜物質，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質困難為支援，故此一運動必須

提倡，可與鄧力子先生共商之。力子方任宣傳部事，乃告力子其實施辦法及諸項文字，而由國民書

則負責撰擬，越一月，力子以初稿來，云為去冠青同志所起草，即為之潤，蔣公命再研究之，乃請季陶審覽

書中應述者見解多，全書皆詳後於一般服君先焉。例如所稱倡導遠之未來，足至切及
可供參考而採之者，若所為一文，又可謂為國民黨，即民國二十八年所發表之原稿也。
是時一般輿論，漸次認識長期抗戰與全面持久抗戰之真義，則本年所論之要求與全面抗戰之通籌，
要求以深思遠慮，其所有服從戰爭有所之長遠計，與夫建國民族之大計焉。
三月，蔣總裁代表大會於武昌（先生預決開全體黨員），推進本黨中央委員會，以為全
國府所在地開會，蓋決以為法所主張也。不知為蔣公者，乃前無古人（至於加以戰時之
開會之期凡為十數，蔣公首於開幕詞之開幕詞，會議中全體一致議決修改黨章，
推行其政治組織，而使其繼續之，並設立總裁，以總理為革命黨人，決定其領導群黨之
章，以作為本黨領袖，即本黨總理之位，即有不自由，此亦見於詞色。余乃事實承認之，
如何貢獻。代表大會又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為全國政治信守之準則，抗戰建國綱

能否真正明瞭我們成果，尤其全國之志願者另外一致奉行試驗努力與計劃期限，終須相
當，此為一時似乃陳部隊武漢平山等所記，經會及晉軍兩路（？）所特留級等研究而提
出者。此時代表大會集會於此開四中全會，更決定本部組織，除設海外部及社會部，
以青年部（其他各部原擬設置職責文化、青年、婦女等部，至中國太貴不能成
為），又其它主要部門由（？）中共之建設一社會新生，又決議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
此時代表大會當前尚有一事宜補充者，即應注意對於黨派問題之態度。當時我們以為中國
問題，不僅是對外，而尤在對內謀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國。中國之困難，亦不在我們而在
後如何真正民族之團結之生存，若當時統一權力而福利建成一個信仰、一個政黨、一個意志，則
黨的領導性（？）由我們思想所發展之端，而統一，各黨派之一國，又要保存
第二次國共合作之結果，使共同聯絡其共產黨派思想之存在，

不如融会其他党派於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同为民族前途而努力。

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而况以对於斗争革命主义之民众，颇猜虑其为党派，一如中国青年

国家主义党之以中国共产党之名称为嫌，不能使其信服，因之主张苟有些类成分，

则中国之共产党可否取消名称，或改为秘密组织，以泯各派或信仰之嫌猜，此种意见，於余本有同感，

孙先生人但自认之，中国青年党亦可协和，因其留党之见可考虑，独中共方面负责人表示意

王明等坚决拒绝，认为合作可，合并则不可，此论既发，其后每代表会言何一再申明执行合作省志

之士其另会把三民主义再努力，并引经典中，同盟会人来每改组一次，即多此以一批

前因革命党之下分裂，益知此种意志之非无也。此次代表大会宣言为汪之所草，

余青均参加讨论，但修改字句，未更动其用意，蒋先生对此文意转重来草稿，而

主旨大体不误，惟戴君季陶则加訾词，认此文实意不足取，而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因此艱難而錯誤，此實吾省所懊歎也。嗣以全國代表大會後，為集中抗戰力量，決定將國防參議會結束，另設國民參政會，以為抗戰期中集合民意之機關。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籌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余亦命以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制，頗費心力。蔣公設立此團，起意於去年在南昌時，欲使青年有所歸宿，俾存而勿散。余對此種意見有感，對于此又以正義為稿，終覺不惬去，最後所成者此，乃請于康君所起草而余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熱，且常有警報時聞，余常至郊外珞珈山躲避，每晨往而下午歸。某日敵機襲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餘丈外落一彈，附近蛇山落彈甚多，當筆往訪，是宅內外震動甚劇，鍵閉之燈燬，本收拾之住屋，亂散多處毀損，真我識人謂此地為總帥所曾居住者，故多此瘋狂。朋輩聞訊均來慰問，蔣公亦屬余慎之為宜，然余務在求展不可避，亦只聽之而已。

六月居士北上，仍以解放諸職，余乃專辭職（而為之整理諸項），當擔為福建中學來信促定聘請，
補居士之缺額。不一月，七弟亦來，乃令仍入交年會任幹事，時鄰先因有他職務
參事會主任改由王一亭君担任之。
七月初為蔣公擬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為有老友郭書可淡傳君與孫書
該同民六書為郭沫若君所起草）擁[redacted]公未及日據大意，但言此時我濟係衛戰之而要棒入此

七月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幕，以汪為議長，後伯苓先生為副議長。

文，以喚起軍民注意。五日南京失陷後，執念涕淚而慢云。張季鸞君評余此文為：洋洋酣暢，在
該時期告全國之書告中為不能更評者，於此[redacted]而悟能長而子寬其宜，氣勢旺盛，直欲不
懈，是於無不達意明之氣概也。
七月初二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無形由汪主，該時時都于余為其參會，余被指定為時幹事
常務幹事，乃請光君代陳辭任之書於裘。

八月十三日車抵八一工寺滿海臣氏處書戒，呈蔣公核閱，蔣公批閱指示甚詳，已告學其要報，予偕王宮中譯文約十分鐘，日適有法人某君相訪待，蔣公已至樓下，(不適宜)無從晤見之，晤後又約十分鐘，始下樓宴會。是日，訪械炸者府，東面南至西面樓經庭相甚近，頗未能多種作，今與蔣公唯某[redacted](同事)二人同在室內，聞炸聲而不大，(而室氣震盪甚烈，)事後出外檢視，則前府鄰近械彈之為害甚多，敵人之瘋狂，[redacted]可見一斑，[redacted]其用心之毒惡。但衛士二人受傷而已。

錢慕尹(君也)於夏間調任航委會主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由林蔚文兄繼任，以鄭頡之副主任，舊曾任第一組組長。

六月李惟果君調任侍從秘書，月前曾偕同孫兄寓所，均介列席。惟果事務過繁不務煩，不擬急一心以服務領袖為職志，對同事之招待相應合度，總覺其可敬愛，蓋弟之處中才能品格兼佳無勝，惟此一人而已者也。

八月下旬，遷居漢口，而仍行辦公，此為農民銀行業務處所賃之宅，余與共一室以居。樓上則農行漢行行長王伯天君居之。伯天嵊縣人，倜爽有豪氣，能當危難而不變，商界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時蔣公移節漢口中央銀行，侍從室職員均遷漢辦公。

自[redacted]七月以後，中央黨政機關多遷重慶，漢上漸成寂寥。蔣公仍不去，主持細部要負責，宜[redacted]在統帥所在地，而廳及侍從長叔謨與佛海未行，至十月中旬，亦先後西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敵機終日盤旋之下，奉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稿件，均學素未來為余助抄寫之役，學素傳達不甚，亦日有所表者。其時侍從室已奉命令於二十三日以前遷往湘南，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蕭秘書等於二十二日夜間起行，希聖偕長望與余亦於第一批離鄂。但因存素史，再留一日，遣其先行，決乘船到南岳，以此屬楊蔚文主任，（本行擬用於為安，）蔚文異其吟，旋答曰：小船去亦佳。（事後告余謂當時且欲拟為阻，而方草作辭令，未畢其詞也。）

十[redacted]月廿二日下午，乘遇小蒋公，蒋公询曰尚未动身乎？余答[redacted]即晚乘该商船，明何云行。伍盛亦来谒别，侍坐片刻径而出，殊依依不舍。适府迎辰毕，即与其所管东北坐船来送，程共人下驶江陵轮，於春雷掩映中离[redacted]汉口矣。

十[redacted]月廿三日下午，所乘轮船行抵西去十里许之王家镇，晴空无风，余方在舟中卧，客外与其所祖生闻侦，忽闻有敌机三架掠余舟而过，亦不以为意，不数分钟，由西飞之机又掉首来袭，旋觉其有所企图，即闻轧轧之声，则已俯冲，对我舟作机枪扫射矣。余手即卧倒於所居之舱，旋得稍暂止，余遂与先[redacted]其所回入[redacted]卧室，僵卧於地，并引被覆头而二次三次扫射又作，时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战伊期方殷，牺牲者多矣。余生平诚无大勇敢於国，然立身行已，在无愧怍。余父四九岁弃余手而逝，余即不幸被难，而长兄亦早五岁矣。至此心愈平静，然其所忽呼余曰：老母将奈何？闻此语为之

須與余共苦，喜旺時有入回，主任，余已受傷矣」！即移出位置，令其臥於余側，然是中
彈處傷勢甚重者也，棧橋岸邊，續又作之，古楠藥急救之，扶余直趨底艙，如猶
古六人受傷，而船上之大副及船長二人亦均受傷矣。主底艙內，搶救不甚清
晰，仍又掃射二次，始回雲霧去。是船已不能開行，且又有因傷而昏者，即副主任級必
乃命舟人停泊於江岸，船中諸人均登岸入鄉村小憩，覓無損之船，余等乃隨彼
公前進，乃路足泥濘中，始為可行，雖久力乏，然思前步，而鄉民協助，幸移吳均背負余
以達村間，檢視傷者，能行者少，並其出所攜之藥等數處，同行吳任俄司書瑞麟，扶余
地人民，扶救傷人，指揮[redacted]通退，既無籌集，及有無存蓄，仍下船，駛回長沙，將傷者之死者殮葬
而餘者由經理接洽，傷者亦即送入湘雅醫院，以引領船員之已受傷，別派之人員以專職為有
危險，於是返長沙市，昔所循公路赴湘，以過洞庭湖時恐再遇敵機，將專送邀赴。今是專行

報後，至二十四日下午安抵長沙市，登岸往訪警備司令部（長人）及公安局長，如何前行接洽。表

西先生亦在長沙市，住[redacted]（交通）飯行，[redacted]相見道別後狀況，爾何從事如斯。余亦約君半年當余青同行

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動身，自蘇經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鄂入湘，過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經衡（家郵）

湘潭、遂南嶽，市外已無陰兵矣。詢知蔣公已於前日到此，正在長沙處理大事云。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嶽山中，寓經台韓住，所居為李覺師長之屯，據聞新建，嗚呼何據之住

職員三人，住樓下，余與祖中居樓上。（桂西道）[redacted]別後安平安撫湘，自遊覽南嶽凡兩星期，此時蔣公[redacted]（曾）

四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長沙，[redacted]甚安快，平安（會晤）信緣家戚（未能行），相談甚歡，然後赴桂林，乃蒙（中面）國

[redacted]偕李可堪乘祖中至衡山[redacted]（趕程），先一日下午安抵，動身，次晨於時入桂林市，居樂

群社，入桂境所見地方齊者特數，迥異湘省，無山翳之青瓦與畫棟無異，乃第一次行走平地。

住桂林約三星期，初時甚為無甚事務，每日與電報局往來，電達林主任，領均暫置之。與桂省

查此番同相往返，覺其行跡不廣，而勤勞，而把握不定，蓋地理環境限之。此間無人不多，勤勞莊仲
舒近方任桂林市參議長，招待甚殷，陪同游覽七星岩、月牙山、普陀，將來往陽朔也。
月後，蔣公自衡飛桂，余乃移入蕃署八桂廳內西屋，距蔣公寓所僅隔一院。蔣公時時過庭中
游覽，摩挲庭間桂樹，詢其經度，告余曰，此民國十年總理行轅之舊址也。
蔣公決設置桂林行營，以林蔚文主任爲參謀長，輔佐白健生處理各桂軍事。侍從室
第一處主任，則命賀貴嚴（此公原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時，蔣公精神卯不往倦佳，所談均第二期抗戰中精神政略之要點，對敵相迫衡兩
昌之東亞協同體與連環互助團体，痛斥之極大，謂此種理論，將欲造成殖民地形成大錯，
註軍事作戰方面，若不了中共搗亂，實爲我戰略焉，今之任務則專只口號之要訣，命紀于
新世紀信理一長文。（此稿當論精不由余往於衛用俾便於當時待閱了，否則務奇書另加校對）

作洲

蔣公又命西安汪來（聯芳）準備一月中召開五中全會，並指示[illegible]擬呈之要目，皆由中政會通過

之急務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機飛重慶，本與蔣公同機，因升起稍遲，氣候惡劣，蔣公之機竟未行，余機

先開，冒惡劣之天氣，飛行但甚速，盤旋而上，至渚渡降落，詢明途經後復飛重慶，晚始抵渝。則又無

已先一日自此赴港未迴矣。詢知佛海已於五日赴昆明，余即移居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時往訪汪先

生，再三詢余對戰局意見，余仍覺其容止不甚自然，與平時不甚[illegible]也。

蔣公八日抵渝，九日在黃山約孔、汪、王（寵惠）、葉、張羣諸人會談抗戰方針，孔等屬以困難形

勢為言，蔣公止之曰：「如問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內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之準備。」汪亦未有他語，僅

謂：「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爭，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而已。翌日蔣公有小病，汪於十八

日告稱赴滇，蔣公猶扶病與之詳談二三十分鐘，始終未提和戰之意見，不料未及一週即[illegible]

入遼西圍過。

蔣公無奈，即赴中山紀念堂，余未隨行。二十三日，赴此探看家人，住三日，再赴好陪史女士文不史重叙於蘇。

二十六日，蔣公撰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詞，此文以一日之力而草成，張季鸞先生稱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經蔣公再日審閱，於二十八日發表。當汪精衛即赴河內發表其響應近衛聲明之艷電矣。

民國二十八年　己卯　五十歲　一九三九

元旦團拜，召集臨時中央常會，討論對汪處置，即由蔣公痛斥，處以寬大已。

於是一日返余經覆稿，時晚八時餘，為留懷地鄉他，但余亦付其情激昂，林主席及陽泉拂保謝

公排姓憤慨，手書紙示意，開除其黨籍，並發表告誡文明告全國，以明邪正之所在。

一月下旬，舉行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開幕之日，蔣公有擁護本之講詞，說明對同心

敗與抗戰成敗之關鍵，並於全會期中，蔣公亦有補充之說明，余整理講詞記錄，隨時請益，
受益無窮。後參加起草宣言（當陶希聖主持其事），並于其次精神上以此一時期為最緊張云。
一月十九日全會之主會處，以繁忙異常，實為生平所罕有，以年輕精神尚佳，未感疲勞，暑
但無敢先不從世界中途時變，雖感不可言喻。
二三月間，在渝每年例來，為蔣公撰擬文字，以此時期為最多，計有「科學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施程序」，皆此時期所成稿者也。而於總理紀念文字，亦於逝世週年
紀念寫文，寫出亦先曾擬，[redacted]此二三月中，為其他在於此時期。
五中全會時，以葉楚傖先生任宣傳部長，其他各部無大更動，唯國防最高會
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將中央黨政軍各機關主管長官悉任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
員，蔣公自兼委員長，設秘書廳，以張岳軍為秘書長，余為副秘書長，秘書廳設三廳，總務，

審核設計與議事等三項，訂中央政治會議組織綱要條文之。另設專委八人，設計委員若干人，原稱中政會之各專門委員會亦歸併焉。

本年蔣公所最致力者，軍事而外，為幹部訓練，為物政建設，而經濟建設第一年由中央訓練團之期黨政訓練班，第二年則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年以言清整多未有所舉辦，無又黨政考核委員會之設置，令黨政機構之調整，及工作之考核通之督促改進，蔣公無不晝夜籌劃以赴之。

四月以後，余身體精神，忽大感疲憊，竟日昏昏，作事無力，夜間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麻態百出，而骨痛腰酸，頭腦昏重，更為習見之現象，以事務甚繁，未便休息，僅等為不能支持，冀請醫治而已。蔣公及蔣夫人察知其事，乃於四月底力囑余移地療養，蔣公初命余赴昆明休息一月，余恐有不便，未果往，與蔣公又迭請請假，乃於五月八日赴渝。

五月八日由北碚移往縉雲山中之石華寺。縉雲山原有相思寺，係唐時古剎，近年設漢藏教理院，由太虛法師之徒法尊任院長，彼與有交誼，余乃借其對院之石華寺為寓所居。凡住處五十二日，其間即在山中為蔣公補輯民國十七年以來之十年日記，並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受潮入夏，有霉蝕者，蔣公命余為之整理並補抄副本，謂余有書記郭子猷而君上山抄寫之，其不可辨認者，令如何查補重訂，凡六週而畢事，呈交蔣公核，科學的無人時代之語質，並擬制儀圖諸務為備，衛生條綫中[redacted]（亦仍有相當）工作，無山中之氣候燥熱。每日必外出數步，居月餘，致患濕瘡，乃於六月卅日下山歸寓館住。

七月初旬，精神總原，為蔣公撰擬並修改七七告軍民、告友邦、告敵國民眾書，又撰告激勵將士通電。其時並有若干對外之函札，均一一為翻擬撰，未想期，其時漸熱，暑中居宅偏窄，益覺殊甚，又不免影響工作也。（是歲四月妻子留山中未歸）

成都急起反對王主席纘緒之風潮，擾攘甚大，由所部師長發難，而劉系從中播弄之，嚴誡與勸，均無效果，最後王主席辭職，中樞乃決定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以賀國光為秘書長。

八月，王亮疇、[illegible]、孫哲生、葉楚傖、袁守和、[illegible]自李化[illegible]召來渝，入侍講，修師集之，李師與蔣公六年以來之事，畢其事畢，盡顯蒼茫，由余輯遺之。

十月三日，隨蔣公赴成都，任四川省[illegible]各家，蔣公就四川省主席職，並召集全到年仲者若干條例指示，建四要點，先後往西康視察，十七日回重慶。

十一月十二日，參加第六次中央全會，蔣公出席，會議凡八日，有提案多件，均由余預議，時間戰局及抗戰形勢，分析指示，至為詳盡。全會凡九日而畢，調整中央各部會人員，以張公為秘書長，朱家驊為組織部長，任組織、宣傳、社會、海外各部長，並加[illegible]主席[illegible]

指王寵惠、張厲生、張群[illegible]

垂大壽再古西，則留滯蔣公兼任行政院長，孔庸之[redacted]為副院長。

余自十二月下旬以後，意殊不佳，是時兄無事已輟筆而見自經雲山春險，下懸為余痼疾，纏綿

痊。且胃腸日見虛弱，人亦漸消瘦，卅七年春正月，對公務多所曠誤，自問精力，每不如前矣。

三月，廿六日，正余七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先後來函問訊，是日蔣公[redacted]手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字以為贈，崇勉期許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報其[redacted]惠也。